



时光的痕迹

(组诗)

■ 王耀

冬日的屋檐

我站在屋檐下,看细雪飘落

它们轻轻挂在窗沿,
像一封封未拆的信,
像离别时刻,留在门边的浅脚印。风翻动旧日历,吹过安静的树枝,
而灶火里,柴禾正把光热,
一点一点,传递给等待春日的家。

迟来的春天

邮递员经过门前,
信封上的字迹被雨水晕染成水墨。我没有急着打开——怕一展开,
就打扰了院里觅食的雀群;
怕一翻阅,地里沉睡的种子,
忽然唤醒了整片田野的清晨。
春天总是带着生机,让每一个人都能重新开始。

树桩上的年岁

锯木声渐渐平息。
我轻触木纹:深褐、浅金、细密的涟漪——那是去年风雨后,树木默默记下的光阴。
年轮静静讲述,它将阳光、雨露、鸟儿的歌,

一层层,融入温暖坚实的怀抱。

而平凡的日子,在年轮深处,

沉淀成细碎的星光。

破茧的时分

忽然感到释然。
不是挣脱束缚,是岁月自然生长,
悄声蜕变,露出生活本真的模样。

时光流转,我不再计算得失

只将过往捧在手中,听它细语:
像儿时河边找到的卵石,
纹路里藏着整条,向前奔流的溪。

父亲与桥

■ 郝兴燕

父亲是桥,
弯在岁月的河上。
我踏着晨曦走过,
他的影子拉长成路。桥墩扎进泥土,
深深,像他的根。
流水带走了泥沙,
却带不走他的稳。桥面铺满星光,
每一步,都是温暖。
风来,他轻轻摇,
雨来,他静静扛。桥的那头是山,
这头是家。
父亲啊,
你让我看见远方。

溪水清澈,鱼戏其中。蒙海龙 作

通往春节的最后一个隘口

□ 尹小英

跨过大寒这道门槛,年的轮廓才在凛冽的风中显出真切的形状。二十四节气有如漫长的栈道,而大寒,正是那最后一座需要倾注心神才能翻越的山口。仿佛一场长途奔赴,此刻,我已望见它关隘上飘扬的旌旗。

寒气在这里淬炼成逼人的锋芒,天地一派清寂;可也正是这极致的冷,让前方那片叫作“春节”的丰饶原野,显得愈发珍贵而清晰。

母亲开始整理棉被,在阳光下拍打出细小的光尘。竹竿弯下的弧度,温柔地承托着一整片阳光的重量。擦拭杯盏时,水流过指间,那些被日常磨损掩盖的釉色重新泛起光来。就连厨房角落的泡菜坛子也被移出来,坛沿水已凝了一圈剔透的冰环,在光下微微发亮。这些琐碎的劳作里藏着

一整年的尘屑,也藏着即将到来的洁净与明亮。

父亲买回羊排,在砂锅里慢慢炖着。汤色渐浓,香气从锅盖的缝隙里探出来,在清冷的空气中画出温暖的痕迹。白汽袅袅,映得这灶火间的守候,分明不单单是为了一餐饭食。一家人围坐分食时,额角沁出细密的汗珠,连窗玻璃上的寒气似乎也退开了三分。

将凛冽的“隘口”主动化为淬炼与补给之所,这悄然的转化,这非为躲避反是进取的智慧,正是“冬藏”的真义,为我们备下了穿越严寒的行路资粮。

夜晚越来越长,灯光就显得格外亲切。远方的游子开始计算归期,电话里多了一句“车票买好了吗”的探



当指尖再次抚过那寥寥数页日历,前方那“团圆”的灯火,恍若也清晰了一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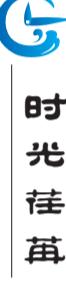
问。台历翻到最薄处,指尖抚过那最后几页光滑的纸面,像是触摸时光的脊背。静夜无风时,能听见自己这一年的脚步声。那声音有些急促,有些迟疑,但终究是走到了这里。隘口的风吹得人清醒,正好用来回望来路的沟坎。当指尖再次抚过那寥寥数页日历,前方那“团圆”的灯火,恍若也清晰了一层。

不知何时,风里起了微妙的变化。风依然清冽,却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润,像拂过初融冰面的那一缕。邻家的阳台上挂出一串小小的灯笼,红得那样郑重,又那样欢喜。菜市

场里,已有了卖春联的摊位,大红的纸张在风中轻轻颤动,墨香混合着寒气的味道。

大寒这最后的隘口,从来不是为了阻挡。它是一场庄严的过渡,一次必要的停留。也唯有亲身穿越这段极寒与清寂的隘口,那些喧嚣里的欢笑、温暖中的圆满,才不再是浮面的热闹,而成为筋骨里能真切感知的、踏实确凿的幸福。

站在时间的垭口回望,来路的崎岖都成了风景;而前方,春风已渡过归隘,正在解冻的土壤下,酝酿新的纪年。



时光荏苒

暮色心动

□ 王溧



午后的教室走廊。蒙海龙 作

向西飞行的航班,是追着落日跑的。

黄昏时分,飞机从中原腹地起飞,将飞越两千公里抵达目的地。舷窗外是如火的夕阳,太阳只剩下半个身子,挣扎着,紧紧攀住锋利的山脉,久久不肯落下。虽然暮色将尽,但夕阳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疲态,相反明艳如血,它的余晖急不可耐地将所及之处,涂抹上属于它的色彩——雪山不再是白的了,云不再是白的了,飞机的机翼也不再是白的了。在落日不可直视的生命力面前,万物发光,熠熠生辉。

我从没见过如此蓬勃的夕阳,它感化着壮阔的山河,也感化着渺小的我,让人不自觉地想要流泪。

如果人的一生钟情于什么,那一定是被它一次又一次地温暖过。夕阳于我来说就是这样。

儿时记忆里的夕阳,常斜斜地照在奶奶的竹椅上,又慢慢地爬上奶奶银白色的鬓角。当发丝随傍晚的微风而动,奶奶关切的目光与温柔的暮色交织在一起。

走过街角,离得老远就能望见奶奶坐在家门口的斜阳里,手上剥着蚕豆,豆皮落在地上。不论我如何隐藏自己的脚步声,夕阳总会出来,它顽皮地将我的影子送至奶奶面前。奶奶放下手中的活,看着我,嘴角泛起笑意。我回头望一望水红色的太阳,然后假装生气地跺一跺脚,对奶奶说:“这太阳和你是一伙儿的。”

这样的场景在我的童年中年复一

年,日复一日地重现,直到我十八岁那年要离家读书。那是我第一次在暮色中朝反方向走,朝远离家的方向走。离家那天,奶奶站在家门口,夕阳却变成了恋家的孩子,它将我的影子拖拽得好长好长,让我每走几步就忍不住回头看一眼。奶奶一直站在那,我的影子还在变长,这道长长的影子连接着我们,在温暖的家和独自上路的我之间,画上一条长长的脐带。

走出了温暖的夕阳,也走出了无忧无虑的童年,我踏入了剑拔弩张的高中生活。每天我如陀螺似的被鞭笞着,身体里好像被装上了发条,每走一步都是在为那场决定命运的考试蓄力。

有一天,放学铃声响起,同学们鱼贯而出,教室里的闹嚷声逐渐消散,我和我的好朋友作为值日生留下来打扫教室卫生。我们将课椅翻上课桌,先给尘土飞扬的地面上洒水,然后用扫帚一排接着一排地打扫地面。

墙上的钟表时针指向6点钟——那是老师们下班的时间。好朋友轻唤我一声,指了指讲台旁边上锁的柜子,然后我们心照不宣地拿出课桌里藏匿的铁丝,撬开了柜门上的锁。

那是一场蓄谋已久的“盗窃”,我们要从柜子里那台收音机中,“偷”出一些浪漫的音乐。这台可以播放磁带的收音机是老师的“御用”教具,是用来播放英语听力磁带的,也是教室里最贵重的物品。我们都期待着有一天能从这台收音机的身体里听到音乐,

而不是冰冷的“Question one”。

教室里飘扬起曼妙的音乐,一首接着一首。Beyoung乐队的《冷雨夜》、周杰伦的《爱在西元前》、陶喆的《小镇姑娘》……我们静静地听着,谁也不说话。就在这样的音乐声中,我一抬头,与窗外淡橘色的夕阳双目相对。我伫立着,被夕阳簇拥着,陶醉在歌词与旋律制造的幻境里:我是否会在失意落寞时漫步雨夜,是否会在幸福快乐时翩翩起舞,是否也会为一个心爱的男孩患得患失……闷热的操场,斑驳的墙壁和课桌上被微风吹起的书页与少年们叛逆的双眼,都在这极尽浪漫与柔情的暮色中融化了。

那天的夕阳长久地停留在我脑海里,因为那是看过就不会忘的夕阳。

后来我又在各种各样的书里,见过了无数种暮色。《围城》中的落日余晖里藏着方鸿渐的一声叹息;《文城》的夕阳里踏过林祥福追忆往昔的脚步;李商隐曾说夕阳无限好,范仲淹却把酒入愁肠;张爱玲偏要那傍晚的风吹进窗子,将回文雕漆长镜轻晃;汪曾祺却在斜阳下的草木间自得其乐……与鲜活的日出不同,每天的落日都是未知的,伴随一天的繁华悉数落幕,数不清的心事被收藏其中。我看过去他们的暮色,也在那些暮色中品读着自己——我在夕阳中长大,也在夕阳里回归纯真;我曾向着夕阳而走,也在夕阳下远去。

如果我的余生还有一万天,我愿在这一万次不同的暮色中,藏下一万次心动。

□ 谢正义

中国人的称谓,学问深得很。孔子那句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,流传两千余年。如此看来,称谓不仅是口头的称呼,更像是一面镜子,清晰地映照出人情世故的微妙,也丈量出世态炎凉的深浅。

这其中的道理,我也是渐渐体悟出来的。

二十多年前,我在某机关的宣传部门工作。基层单位有位姓张的年轻人,比我们小几岁,每次见面,他都亮着嗓子恭敬喊我一声“谢老师”,语气里透着真诚的尊重。

十多年光阴流转,我调换单位工作,小张后来也成了我的同事。不知从何时起,他口中的“谢老师”悄然变了样。再见面时,他亲切地喊我“谢哥”。起初我微微一怔,随即明白,彼此打交道多了,年纪又相仿,再叫“老师”反倒显得生分。

又过了几年,单位人事调整,小张得到提拔,成为我们的副职领导。这消息像一颗石子投入静水,在我心中漾起圈圈涟漪。我由衷为他高兴,却也清楚,过去那种称兄道弟的随意,怕是走到了尽头。

果然,上任不久,小张在众人面前叫了我的名字:“正义。”声音平稳,听不出特别的亲近,也不带丝毫疏远。曾经那声恭敬的“谢老师”、亲切的“谢哥”,都被这简短二字轻轻而坚定地封存于往昔时光之中。

细细品味,实在耐人寻味,这又岂止是称呼的改变?它分明是一个人内心变化的晴雨表,是对彼此关系的一次次重新定位。从仰视的“谢老师”,到平视的“谢哥”,再到直视的“正义”,这条称谓的曲线,恰好成为勾勒出他人生际遇起伏的一把标尺。

夜深人静时,我常想:人与人之间的称谓,渗透于日常交往,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。或许,生活本就是这样。称谓这面镜子,照见的何尝只是他人的心意?它同样映出我自己面对这些变化时,心中的那点不甘与了然。我们都在这面无形的大镜子里扮演各自的角色,随着映像调整姿态。只是,在所有流转变幻的称呼之下,那面“称谓”的镜子,明晃晃地立在人与人之间,照见来来往往、浮沉起伏的人生。



亲情家事

“多动”老妈

□ 周成芳

听朋友晓玲讲,她6岁的儿子最近很闹腾,整天坐立不安,手脚不停,医生诊断为:儿童多动症。

我妈也有多动症,我诊断的。她岂止是好动,我怀疑“脚不停手不住”这几个字就是专为她制造的。

前段时间天气不错,我外出度假,可阳台上的花草咋办?除了老妈,我想不起还有谁能胜任园丁一职。我内心其实并不想把这事交给她办,她只要一来就干个不停,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拖把将地板仔仔细细地拖一遍,根本不把我耗“巨资”购买的扫地机器人放在眼里,说一些角落根本没法清理。被我说了多次后,她很少登门了,说不让干活,没啥意思。

临出门前我再三叮嘱老妈,您只负责浇花就行。“你放心好了,我不做其他的事。”她在电话那头答应得飞快,但我心里清楚她的话我只能听听,很多时候老妈是“言而无信”的。

二哥在省城高校工作,二嫂单位离家有一个小时的车程,小侄子正上小学。老妈每年会去住一个月,说是去休养,其实是去跳“锅边舞”,为他们一家改善伙食。今年去省城之前,二嫂特意让我转告老妈,只负责做饭就行,其他重活等他们下班回来做。知母莫如女,我太了解老妈的习性,这对子女来说是多大的福气啊!

“只做饭,只做饭,只做饭”,重要的事情我跟老妈交代了三遍,她满口答应。待二哥一家刚进门,她就在屋里忙个不停。等我回来,她正弓着身子清洗一家人的衣服。老妈腰部、膝关节都做过手术,我忍不住埋怨她。“都是些力所能及的活,帮他们减轻点负担。”她一边搓衣服一边回我。

老妈每年夏天会去山间避暑,小区业主来自四面八方。她去的第一天,就做了一大盘凉面端给邻居阿姨,第二天又做了一碗腊肉汤圆端给楼下的婆婆。第三天另一个单元的业主也陆续品尝到她做的美食,一个个都赞不绝口。小区里的业主原本互不往来,她搬去后,家家户户处得跟亲戚似的。

这样一个“多动”老妈,我怎么可能相信她只是浇浇水?一个星期后我回来,冰箱冷冻室里堆满了肉食,每个小袋子外都贴有鸡、鸭、牛肉、排骨、肥肠等标签,还有若干碗装的熟食。沙发的套子换了,床上新铺了床单,鞋架上的拖鞋干净得刚买回来一样。我埋怨她“不听话”,“哎呀,我多动点不好吗,你们最好希望我活到100岁还能动。”老妈的口气有点不容置疑。我突然缄默。她还能动,这对子女来说是多大的福气啊!



生活记事

反短视频“奴役”之战

□ 罗加宝

一个周末,当我正在看书时,爱人给我发了一个短视频链接,并附了一句话“让儿子看一下”,视频内容是讲述一个成功人物的励志成长史。当时孩子不在家,在好奇心的驱使下,我点开了那个视频。看完后,伴随着一个习惯性的手指上滑动作,短视频平台立马给我推送了我最爱看的美食视频,就这样,我一个接一个地看了下去,等我反应过来时,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40分钟。

如果不刷短视频,在这40分钟内,我其实可以看完那篇文章剩余的篇幅,再把洗好的衣服晾晒好,甚至出门把菜买回来洗好,开始准备午饭了。

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,大数据好像比我们自己还要了解我们,它精准地分析我们每一次的点击,获取我们的喜好。只要你打开相关应用,“投其所好”的短视频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推送给您,进而吞噬掉您相当可观的日常时间。可当我们沉浸于这些永远都翻不到头的短视频时,你是否认真地思考过:这些短视频是不是生活的必需品?究竟是我们主宰着自己的意志,还是大脑早已被短视频所奴役,陷入了虚无的快乐陷阱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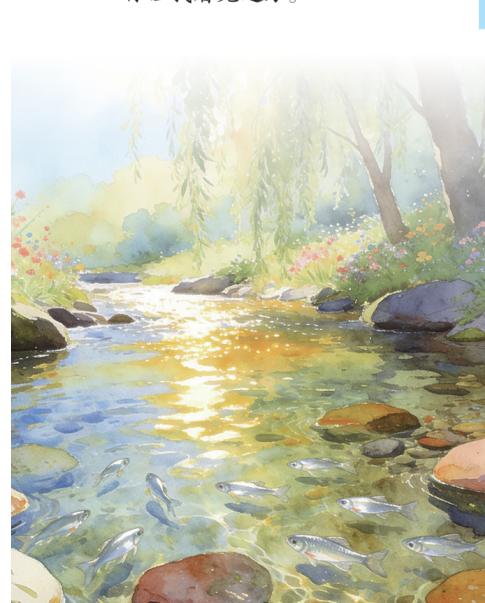
就拿我喜欢看的美食短视频来说,曾经在一个月内,我竟然关注了

将近100个美食视频号,就算一个视频号至少看了3个视频,一个视频平均按2分钟算,那我一个月光花在看美食视频上的时间就是25个小时。可事实情形却是,一个月内,我只按短视频内容做过两次菜,其余绝大多数的视频,我已经完全记不起里面的内容了。

除此以外,我还发现,长时间沉浸于短视频之后,我看书也好像失去了耐性,一篇3000字的长文几乎很难再一口气读完;记性也变差了好多,出现丢三落四的情形越来越频繁;人也变得邋遢邋遢,经常会因为刷短视频占用了时间,而疏于运动,腰间的赘肉开始悄然滋长……

为了打赢这场反短视频“奴役”之战,我开始避开短视频“投其所好”的信息轰炸,让自己获取知识更有目的性。就拿学习美食来说,我只选择在我需要学习的时候,再搜索某一道菜的做法,学会就退出,尽量缩短在相关视频上所占用的时间。除此之外,我逼着自己深度阅读,用读完一篇文章、一部小说的充实感、愉悦感,来取代刷完短视频后的那种疲惫感、空白感、虚无感。另外,利用周末的大把时间,出门去爬一次山,让鸟声入耳,花色入眼,美景入心,感受真实的世界的美好;陪爱人和孩子打羽毛球,享受亲子之乐和运动带来的快感……尽管还是不能做到完全戒断短视频,但通过这些努力,我逐渐获得了对手机的掌控感,不再像以前那样,几分钟不摸手机,手就开始发痒”。

不可否认,短视频拥有诸多独特的功用,是我们了解世界、增长见识、获取知识的重要窗口,但这绝不能成为我们沉迷于它的理由。短视频也好、互联网也罢,归根到底只是一种工具罢了。我们在利用它们带来便利的同时,又能理性地与其保持距离,不为其所扰,不为其所控制,这才是我们正确对待它们的态度。



溪水清澈,鱼戏其中。蒙海龙 作